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三

宋 韓琦 撰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瀝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伹積震誉竊念臣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推官住京逼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曽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

月内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到省已及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曠瘝重念臣本由衰緒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音許於舒宣二郡或沿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異徼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悃上干扆宁冀諧補郡得以先宗遽

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勅差臣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

見起發赴任今忽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

告勅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隆緒勉遵素

業妄希寸禄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

庶能誤中甲科亟塵優仕進聯匠署出賛侯封逢辰之

榮揣分誠過暨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

濫巾於朝著嚮繇主藏移佐尹京僅越朞年易參計局

曾無幹用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刻奏願遂假麾幸沐愈恩實蘇悴族方違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録單蹤擢躋諫列矧兹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為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粗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閤門所賜告勑臣未

敢祗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敕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僞尚稽俞音增惕孱軀竊念臣近以住京歷年居職無效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寘駭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

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熈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兹冒寵就日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渥命簡用直賢令臣祗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即乞許臣且奉常參却俟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聲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家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識淵

通行能淳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書殿之游素精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參司寇之崇宜擇幹良以重名器顧冒誤及之寵擢茲當用之材臣今舉充自代臣無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德茂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見匪躬之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

宜艱內度已能誠知於不逮外稽公議必謂於當仁願

回誤恩以進良任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扆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尚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

獄王疇識略淹該藝文宏贍懷鉛書殿素高紬史之才

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明命必振起於時

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扆臣無

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履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機務之閑俄頒於宴寵調饍昌祚於宸化肆筵姑預於朝歡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已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群物遂生賛陽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遠及涵聯胥集頻光蓬蓽之居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唯誓傾輸之報仰酬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奬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爽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禖之告應此迺宗祊錫羨高厚儲休流瑞福於庶邦衍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熈事冐中宸之覽徒媿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函加奬聖言温麗日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寳慈降儉仁

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祏默助挺生聖子以示無窮之待幅員之間即抃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王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外温內方策名效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用舉事必恊於中分符遠邦衆謂沉抑幸遇朝廷選材濟治詔及下臣

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私之請尚覬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粗稟義方當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竊禄自天之澤固浹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曷報干冐旒扆臣無任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為辱命榮名薦及能不媿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睿眷載恻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功被賞誠取厚顔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未遷葬近

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葬後來却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令選得來年遷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

效死疆埸少報君親之恵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宫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霈恩輒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埸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葭莩之親尚竊援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誓力報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内安排干冐宸嚴臣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群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奧極天人精祲之微皇帝陛下祗若先猷祕於内閣思崇寶訓親發瑶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賓督聖非常之寵為臣隣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洩瀆天聰臣等無任

中書進仁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內外臣妾號慟殞絕無有生意況臣等待罪二府始終榮遇皆願從死于昭陵之下而不可得然欲宣盛德述至仁寄其悲慕之懷以傳著於無窮惟是蒿里之歌薤露之唱可布寫其一二臣等忍泣抽思各撰成大行皇帝挽詞三首繕寫上進臣等無任哀摧感咽之至

中書進英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方圖至治奄棄群臣四海悲摧殆絶生理而臣等備位二府聖眷特殊雖百殞其身固不能報恩遇之萬一今詛辰云吉遷坐有期臣等啜泣悼心各著成挽詞三首願假執綍者以發揚其攀號痛慕之情臣等無任

上永昭陵名狀

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之故奉大訓以維嚴宜立嘉名上符至德大行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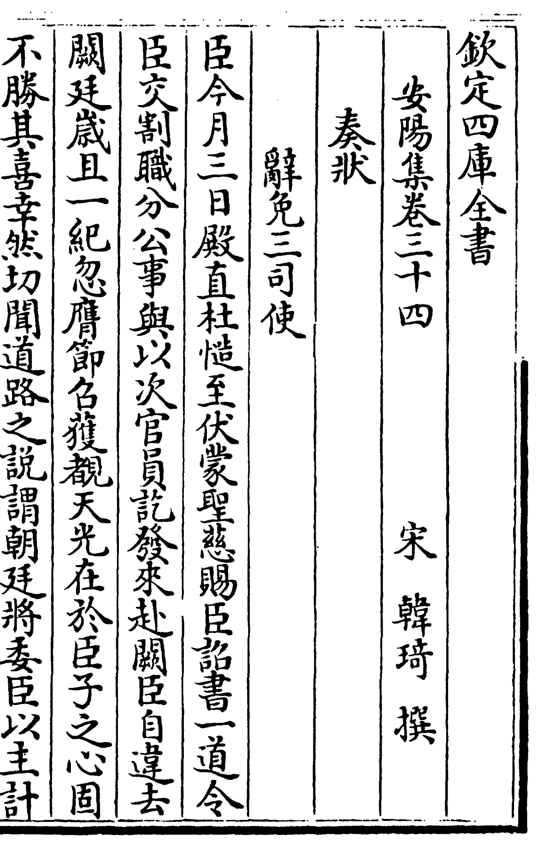
域以蹟民咸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致時雍豈徒超越於百王固以光輝於萬世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昭為名

上永厚陵名狀

因山而葬將循堯帝之宏規就水為名復舉漢文之故事詢于鄙陋曷足形容伏以大行皇帝以上主之資繼景炎之祚聖心欲治方圖庶事之康天意難忱不降萬年之福此方中之始竁宜復土而有稱夫惟盛德之無

前固與方輿而同厚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厚為名

安陽集卷三十三



安陽集卷三十四

宋 韓琦 撰

奏狀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愷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名獲覲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

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
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
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
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粗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
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强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
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況臣久叨帥任徧歷三垂
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
仁鑒此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

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兹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名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荅天之際宜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

指揮追寢親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俟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即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為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衰劣隳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

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不可玷冐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名不即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

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名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為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之際宜得非常

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孱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斡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為允臣誠粗寧臣未敢即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叙述皆出血誠非是粗厭人言苟為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

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强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沉痼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既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荅未賜俞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累年任重才微

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况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葢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强方今睿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捨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于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

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
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不獲一對清光面陳悃愊及有
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
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歴事先朝輔翼
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
之分誠未為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

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禄之過只為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于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强不幸力憊而

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鼙天聽未
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干聖聽臣竊謂陛下留臣之意有
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
許者不過以臣齪齪自謹頗歷事任謂尚可以驅策之
或則以臣先朝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
下愛臣之私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
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即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
向者永昭訖役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此

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為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藴知人之明于中翼卞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

疾疹疲薾之幹寖難支持委之事機必悞國計此臣之四宜去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家弼之任不敢復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

慈前賜批荅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天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敘恐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遷延至此況前來呂端馮拯乃真宗仁宗即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

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況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帖臣既才識疎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見百辟何施面顔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

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
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荅便賜俞㫖則臣免天
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
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
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難自已蓋臣自
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

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强憂勞攻于中形骸敝于外黽勉積日愈為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羌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黽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

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諭臣雖夙夜牵强終是疲薾寖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邉垂無事二府所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决期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顧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宣召臣令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叙陛

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累累煩瀆聖聽雖獲竄殛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内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

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為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俟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為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胷脇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存勉故今者昧死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

既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恥愧復還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之閒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不以臣賤言可怨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觧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

竭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痾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唯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為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皆以為妄偽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為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

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重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干聖聽便賜重戮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内中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守本官出知相州既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疾異日陛下别有驅策臣不以内外之任期于

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閤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之久日以盈滿為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間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群工臣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名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遇必

須煩瀆聖聽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

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

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

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

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

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

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内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

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為

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即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内許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即祗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

愚臣内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
超轉更兼侍中即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
遷秩一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況陛下
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
分叨榮冒寵為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
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為辭免兼臣所乞只封
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為人子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
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此則上不玷於大公下

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單恩拜命内省未安尋且愚懇上陳迄今未賜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聽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説乃是學士院一面援據即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修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曾面奏若宣名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

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既異安敢默默況仁宗即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祗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為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

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為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寛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即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荅不允尋再具表

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于兹一紀徒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胸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

禄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牵强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

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為報臣無任所悃悃侯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觧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可信非

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歴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為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為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務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幸職隳曠謗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為山陵使者事已即罷而臣兩為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

物以留之則臣有此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為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臣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彙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寧病軀全陛下始終之禮保愚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母

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兹懇早降俞命若陛下不賜可詔則臣讀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俟命待罪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答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敘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

如陛下所賜德音既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而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衰舊早收相綬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即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第四

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

俞音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廹須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曠癈數謗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況陛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扆宁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息賢儁彚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

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冒請激切之至

安陽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安陽集卷三十五

宋 韓琦 撰

奏狀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

未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為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為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比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

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為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偽妄之辭特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為之又復堅避代宗皆

從而不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即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旣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為僭倖之始且臣之望于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為據然輙舉此而為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彦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縁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

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為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

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比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况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兹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勑付閤門據

見僨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汚冢輔茍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彦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冐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絶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彦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厠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逭竄誅伏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家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寖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冐居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為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陜右總帥之任數加惇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

祚遽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筭付之况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欵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稟疆埸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虚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俟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覬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

更避煩重今羌醜屈伏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愊仰叩膺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

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羸不謂赴任有日驟然

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方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

不敢茍避慨然西來强率昏疲以答信任若狡羌肆孽

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邊庭歸款朝廷已議開納使

人在境疆候即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

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

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

相州舊任少諧頤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

揮更免累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
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
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訴伏念臣稟賦
愚樸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
以死而扞冦讐及羌嗣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
下諭臣以酋渠嚮順備預於暇時況今鄜延等四路帥

臣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為處置臣昨來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即寧理當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寛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荅便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塡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惶怵廹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已無所闗隔茍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埸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况事平之後許還舊

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於三矣而陛下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哀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痾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秘書丞充秘閣校理忠彦齎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儻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閫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

本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為陛下之用茍此而不顧必俟其病及膏肓先犬馬而塡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為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

為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粗可支吾自今冬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蕞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當西釁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倘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旦夕當禀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

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豫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毀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仁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累上

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兹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輙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强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尫瘵者豈容冒處況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齎誓

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禦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於將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禀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即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歿圖報

可知臣無任狐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秘書丞充秘閣校理忠彦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為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許上亦思盡螻螘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知忠義是為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輙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

每遇夏秋復多為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瘢唯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支吾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況今羌雖送欵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

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為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餘程邊事既難遥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歷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

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一赴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為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彦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再乞前請臣不勝孤誠廹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録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録近已了畢見抄録

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目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歷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吕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

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陜西日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扃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劉有方齎來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决里民流離且大名為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藴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

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

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比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徙臣北京便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樸何以勝其大責哉惟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几百耳目

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遂處愈難承禀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從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虚名職可收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勑及傳宣撫

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頼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辭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

一路若將來從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
却授勑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
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
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
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
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
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
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冐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

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foot禀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勑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叙前説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絶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委付之意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頼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

壘並已修築完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埀晏然北人絶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埀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兾勉率尫孱葺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勑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為定州真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禀凡三曾具此奏免即非今日始有辭避況河朔自去年以來繼

獲豐稔編户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静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兹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陜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雛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鄜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兾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

無暇攝治纒綿累歲饑骸益以尫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寛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安陽集卷三十五

安陽集卷三十六

宋 韓琦 撰

奏狀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悰冐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冡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氐疲

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羸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于今尚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

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閒猶覬殘軀粗遂安適苟蒲柳之質未至極衰斯犬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尩疲所訴莫匪至誠眷諭有加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覬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紊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

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痾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彊勉以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且旦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豢育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

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兹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於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胷膂

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熕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勉强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固而乘之内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於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塡棄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葢無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前請儻螻蟻之

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上三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齎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膺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

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冐權任勢將顛躋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

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唯至誠樸忠爾今臣以樸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悃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強此傾

危悃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禀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崋昏拙幸及再朞雖思矍鑠以自持實覺尫羸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兾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期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蒲栁之質未衰猶當策勵尫孱補報萬一其如宿痾寖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

牽強苟覆盆之照終怯則塡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於筋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於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

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
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病愈然後責
以幹蠱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
衰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北都衝
會之地任越再朞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於
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塡棄溝壑
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
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

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歳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强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

以誠不忠讜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
垂卹即望早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
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三曽奏乞就移邢相一郡
今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劉有方齎到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
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筦鑰仍擁節旄恩與願違

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回強勉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閱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為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顧醫藥心休體佚自

有生意犬馬未斃尚效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歳月或残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薾茍完復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懇決俟矜從所有敕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

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輙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駑蹇疲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再司留鑰不過勉強顛躓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

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何顏況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尚恐招悔更玆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廢素節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冐誅竄終

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纒久疾不堪劇事幸兹再歲輒以誠請覬得閑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効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為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彦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彦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

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衰疲

惟懼曠隳有辜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尚賜記存兼

臣男忠彦才不過人歷事尚淺亟被選擢將幣虜境往

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為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

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恩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

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故仰冐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府累歳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可支吾今年老體虚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況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

神理害盈而臣尸厚禄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藥少逭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荅早降俞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瀆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唯疾則為憂臣子之

事于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積成沉痼以至形骸尫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屢傾悃愊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閑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為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

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答早降俞旨螻螘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病不堪劇事願還旌節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隆故敢不避重誅重得申其悃愊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

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羣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

剖血誠兾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

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螘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

以未至僵仆本容量力直俟駑蹇委棄于溝壑之下始

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念早俞前請辭意重複

瀆遢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已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蟻之懇未垂矜

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痭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强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任於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强瘝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卹察臣前陳危悃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

曰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一年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為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鈇鉞之戮復此披露

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二朞方朝廷進擢群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强儻陛下此時俾臣還上節旄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

其職事隳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議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恵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蛄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

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齎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
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即奏來不令再上
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
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
臣禀氣素劣宿疹已深臟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
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
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尚一十五縣民
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

重故形骸日瘁精力俱竭况兹勉强實満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塡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隂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劉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鴑力不任終歸斃踣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

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脅久成大疴藏府累年未嘗
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
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
繁總雖欲勉强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睿仁巽
易閑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
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
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即如請亟命移領許昌
俾從鄉里之便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

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粗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旌節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偷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與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

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冬尚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禄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强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閑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

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乞納旌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覬俞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沉痾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

頒可詔改治徧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廹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重藉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强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葢恃至仁而敢訴

伏念臣昌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扵帥權復北膺扵閫寄宿疹間作比嵗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覬俞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唯知灑泣况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髀一支驟纒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若尚嬰扵冗劇必隨及扵癈殘臣竊見吕公弼昨帥秦邉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

遽易河橋既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宫觀陛下即除宫使以便養頥唯臣久疴已疲再任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踈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愍餘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勅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冐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睿睠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螻蟻有再生之理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留三兩日即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

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
覲既到闕見辭恐須稽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
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
所貴便遂養𤠔上符恩䘏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勑並支賜中狀

近蒙降到勑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
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
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

已允所乞并别降到勑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勑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令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録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

顛輒茲告老詔恩加䘏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
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犄病力不支屢瀆
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
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
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
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
十八歲七十致仕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
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

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典凡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絶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平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冐天威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瘵改觀螻螘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郵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朞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禄人之常情知足知

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為之際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尚宴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瘵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

觀足為榮耀一時之勸賞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顧遂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撥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内東門司裴昱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命宜寢所乞者

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撫丁寧不容謝去雖聱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泣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媿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耄不職尸素無恥之罪一皆

掩而不問存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埀卹老臣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愊上瀆聖聰勉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況疴内梗日久日深年歳之間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

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記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況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蟻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

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慱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為不然彦博氣宇康强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彦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敝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彦慱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内内侍省内

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齎賜詔書不允仍
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勑
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
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侍至仁必容懇
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
衰殘之日甚思勉强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
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懇尸禄而又
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辭䝹爲恩

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覩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嘗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陳始因自請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勑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餐因疾累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況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内藏府泄利又作常年夏秋脾胃虚弱調理

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凉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惟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殘軀不日即塡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意醫藥則頹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安陽集卷三十七

宋 韓琦 撰

書啓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

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其復何言其又嘗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藴謫非

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令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

遠逮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於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駑弊帚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萬乘允頼先容某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滞涸於窮路思振拔於涔塗而欲妄緝蕪編輕塵藻鑒希眄睞之成飾

侯奬最以增榮雷門銜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樽之用或預掄材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為天瑞夏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罾環望以熙朝鼓懿文而緯俗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虔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懐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内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厤眷致隆

巖牘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熈康贊理極以增輝斡璇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顒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誚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為矧惟越在稚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之訓居惟磬室之貧徒以篤志湘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埴易迷滯隅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幾失眞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禄彌專賤辟之心幸

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䟽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叙啓炎漢得人之路畧行騈臻濫充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留微連最之效偶逭尸官之尤方代戍瓜倏悲風樹旣奄終於喪紀復再謟於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虔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惇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鄒律以為暄甚是以勉蹙斐狂直千鈞重猪

苓馬勃庶采掇之末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雲之惠實逾寵紱之褒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飛緌騄玷登瀛之列鷺雅緤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揆孱軀而罔措寵靈攸暨榮悸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畫在羲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遐篆之相沿憲豐規而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

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秘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賢子雲富天禄之業逮開元之創歴啓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詳延碩彦畜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矧屬巍煥丁辰熈淳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閣岊輶洞分於寳藴懷鉛抱槧遴集於珍群加禄廩之載豐峻員程而式叙諒匪才謨愽贍器識淵宏茂學際於天人精思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秘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説則曷以採奇

禹穴邃直嚴廬騰掞翰墨之林接武鴻鸞之黨苟從虛授實涗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宜煩有素招叔夜頑踈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徒以紱冕承家綈緗勵業捐繻待貴妄跂於清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堅學治姑務亢宗偶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啓籥幽陋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藝於宸庭曾微挾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為僚侯封贊部自首公而賦政常

蠲痾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為集坐隳述作之勤當奉計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辭盡傷於欒棘窮詩追廢於蓼莪圭篇易遷衣冠倏變既入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跡下流宣勞外役決水冀蘇於涸鮒隱情慮誚於寒蟬是用妄緝蕪編輕塵乙覽邃明緡於宰府諧給札於尚方玉署沉嚴鼇峰邃密奉淵題而思軋睇俄景以魂馳賦乙一聯豈擅凌雲之氣詩

成三刻難偕鏤月之才剏是蒙姿復肩郡儁青錢萬選
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遒妍之無取誠
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正謂鉛刀騁利足
參赤堇之精凡缶揚音或繼黄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
冊府登榮司綍野之盛儀玩金縢之秘牒雖文史足用
慙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遊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
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塤篪睿
律霈五潢之靈潤加一字之殊褒鎩羽將沉亟假鵬霄

之翼寒荄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蹤叨塵膴仕敢不編摩竭志忠藎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黄香之未見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脩抽靈匱於秘宫更精傳習上荅高深之恵次酬奬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薶野叅司書山遺跡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禄崇英啟漢家之全盛瀛洲命俊賛唐室之重熙必資閎敏之才用闡

洪寧之化均容虚授實況清塗如其者嘉善無稱宜碩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為僚佐藩條而蒞政方膺戍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既諧陛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顧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攜毫慙覬覦以非工諒采甄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裨紬書於祕殿内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㳽律回春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紱冕之褒是使孱蹤亦

叨殊命敢不摩編勗志忠蓋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荅

已知之恵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隳厥官詞

掖升榮遽冐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

典誥為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

緡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賢珍群省樹不言謹而

無漏吏書將廢敏且有餘則何以廻翔清切之司演裁

深厚之訓申嚴百揆皷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

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肆素業章句所

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為壯夫攸恥幸屬叢雲啓旦舞翟

右文與上計以偕來預中樞之親策優塵辭等出倅郡

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

勉而選職獲踐圖書之祕府旋膺管庫之冗曹越去儒

英之緼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於庶邦司會之聯

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倦游徒

傷四辟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亟為郡而
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訕狂必容朂督盡採留
允諫署之鈇專責官箴之勤荷知持殊惟死圖報不虞
犀上之過第竭愛君之心飽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
戇矜其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目
倏踰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
謂聖宸採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污高門之地
內循叨竊抑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宣至

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狐生亦歷清貫謹當飭躬無怠砥節自修祗循四禁之文細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難與於古倖謹操履之常誓不棄於時變粗弭食浮之謗仰酬鎔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從遐本惟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

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膴仕有憂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濟膺器使而自氐羌背惠帥府擇人不圖下材擢贊西畧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允渠之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塗勿迎銳氣何偏裨之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情樂禍譏謗互興大量包荒含容至廣溥示貶官之典尚叨補郡之行惟泰之雄為塞甚重雜俗易變

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補過羣言未弭孰敢求伸豈謂當宸衿愚出綸頒命特申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異藩帝室左右皇猷惇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駑材激揚壯節臨難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圉而加謹一戍拙效少答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嶶思正寵名委以

察廉遠辭近職恩靈所被感愧兼懷伏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佗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羌醜肆狂天兵議代首參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寸功未立寵數洊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讎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

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寧忘樂職内惟忝冒全出奬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邉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孱庸累叨甄奬敢不講求多筭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蚊虻之宄黨夙夜以報幾録於微勞銜暱惟公幸還於舊物唯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覩神政次公精力在靡密

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僵仆而何避碩鼠之能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兹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咸望實賴綏寧既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凡之繁奏記殆踈醜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鈞函寵眷未移尚記原聲之舊褒言載美更踰魯衮之榮玩誦以還銘藏至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蠲衆瘼以寧人慎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其官忠清疏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亨期薦騰嶷於顯著才猷益劭簡

注致隆而自尹正王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鉤距之能犴獄無寃動協寛餘之禁矧是兩河之要居為萬督之防生版阜昌使軺旁午整飭任良之典往宣鎮俗之風偃息為藩詎廢歌壺之樂彌綸作輔即居槐鼎之崇唯祈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樞廷寓直騶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孱軀而自媿竊以

國家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瓌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清修富帷幄之高謀緼天人之妙識則冒以揚䞨膴仕注意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末茍從虛授宜邮羣言如某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草幸丁於休運飛緌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畧世英補過粗罄於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繼持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孟博之風何旒扆之念庸復江

淮之領漕未豐年蓄儲貳計庭析毫無言事之功發及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出守弁門俯塞堠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愛利之經寧謂於衆瘼暨終歲課獲覲宸闈奉三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贊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密侍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僊之品聳觀閨彥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嫗大鈞播物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

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失身之誡上答雲天之造次酬揆鼎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刻意修方誤著片勤累歷公薦畫名無取浮食益彰爰自罷隸周垌出參漢竹幸賴景星容覆真宰矜全狙逃隳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福鮮釁多鵩居坐困

於羡蔡鴻序奄悲於風樹棄叒委路分為樵櫟之資芃棫升詩絕希薪槱之用阻覲延賢之館跡馳奏記之誠蓋掯迹之至勞懼黷尊而取戾玆者敢謂台光下矚鈞誨猥頒裸夷式賁於龍章寵踰袞紱陰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荄捧函增耀於宗閭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其官調元履哲當軸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飡之惠樊仲之彌縫衮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駑

曲加存恤輙附方諧於決潤死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九死之期振拔洿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兢竊以國家詔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申規畫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紀備業履清修奇謀精

究於吏方雅望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察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之褒力致榮塗坐階膴仕茍從虛授宜卹羣言如渠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碩鼠五能葢為技之皆下徒以家承紱冕學厲綈緗遇聖旦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决科羽檄從軍遽諧於策仕粗伸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芳免罹官謗既考庸於選部復沿牒於近藩儉府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鶚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

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叅畫罷裁飛箭之書膝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噓枯振惠奬善居懷特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駑倍價時加剪拂之私寒谷為暄潛煦厚均之律致兹蕞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祗循士檢佩韋絃而作誡舉務協中飲氷蘗以存誠動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安陽集卷三十七